

农历

郭文斌 著

这是中国人诗一般优美宁静的风俗史、心灵史，是中国人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时间史、成长史，也是中国人特有的小说节日史。是中华民族民间传统的经典化，经典传统的民间化。



小满

立夏

谷雨

清明

春分

惊蛰

雨水

立春

大寒

小寒

冬至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农历

郭文斌著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农历 / 郭文斌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6.9

ISBN 978-7-5354-8915-9

I. ①农… II. ①郭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3642 号

责任编辑:程华清

责任校对:陈 琪

封面设计:异一设计

责任印制:左 怡 邱 莉

出版:

 长江出版传媒

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430070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湖北知音印刷厂

开本:640 毫米×970 毫米

1/16

印张:22.25

版次:2016 年 9 月第 1 版

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260 千字

定价:32.00 元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代序

想写一本吉祥之书

编辑老师约我就《农历》写个创作谈，不敢推辞，但对于拙著本身，心想还是留待读者评判，在此仅就农历的贵重，谈些浅见。

“农历”是中华民族的底气

我把《农历》的写作视为一次行孝。因为在我看来，“农历”是中华民族的根基、底气、基因、暖床。昔日，列强可以摧毁中华大地上所有的建筑，但无法摧毁农历；时间可以让岩石风化，但无法风化农历。“农历精神”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，凝聚力所在，也是魅力所在。

和先祖相比，现代人的“营养”很不平衡，“体质”很寒，动不动就“感冒”，就“生病”，究其原因，就是接不上“天气”和“地气”了，久而久之，“元气”大伤。而一个人要想恢复元气，就得首先接上天气地气。“农历”正是向人间运送天气和地气的，是告诉人们如何才能接上天气和地气的。

我不反对外来文化，但现在的问题是，中华文明本有的一些文化精华被湮没，被轻视，主体营养在沉睡。正如我不反对西方节日，但我也绝不赞成忽视自己的节日。国家近年来倡导“过好我们的节日”，倡导“经典诵读”，真是英明至极。想想看，一个人把自家的地荒着，却去种别人家的地，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？

民间传统比经典传统更牢靠

依陋见，中华传统文化主要由两部分组成，一部分是经典传统，一部分是民间传统。经典传统固然重要，但民间传统更重要。因为经典只有化在民间，成为气候，成为地力，才能成为营养，也才能保有生命力，否则就只是一些华美的句段，也不牢靠。民间是大地，是土壤，经典是大地上的植物。只要大地在，就会有根在，只要有根在，就会春来草自青。

经典传统是可以断裂的，但是民间传统不会断裂。焚书坑儒时代，经典传统断裂了，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；“文革”十年，经典传统断裂了，但是民间传统没有断裂。民间传统就像水，再锋利的刀，也是无法斩断河流的。如果说“农历”是一个民族的命脉，那么“农历精神”就是一个人的血脉。一个民族，如果有强大的民间传统，就会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，一个人，如果有强大的“农历精神”，就会随处结祥云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农历”才是真正的中国符号。

“农历精神”比“农历”更重要

诚然，我们可能无法回到“农历时代”，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找回“农历精神”。只要每一个人心还有“农历”，还有“农历精神”，那么这个人就拥有了健康之根、快乐之本、幸福之源。国家和民族也同样。因为“农历”本质上是生命力的“统觉”，是“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”。这个“合”，在我看来它就是“顺”，而“顺”，就是“利”，所谓“顺利”。但现在的情况是，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去“顺”，于是天灾人祸成了每天新闻的主角，依我浅见，天灾是因为大地失去了“农历”，人祸是因为人心失去了“农历精神”。

近年来，在走进“农历”的过程中，我渐渐低下了自己一度十分骄傲的头，弯下了自己一度十分自负的腰，“农历”如一面镜子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狭隘、自私，包括自恋。在《农历》之《中元》一节中，我把《目连救母》一出戏全部搬了进来，因为它让我看到了古人的心量，也看到了古代文化人的心量。在我看来，它事实上是东方“救文化”的寓言，目连所救的，不单单是自己的母亲，更是大地母亲、自然母亲、斯文母亲、仁爱母亲。而《目连救母》作为一出戏，世世传唱，代代完善，却没有作者署名，这样的“作家”，该是多么让人崇敬。因此，对我来说，《农历》的写作还是一次深深的忏悔。

“祝福”比“批判”更有效

“农历”是另一个大自然，在这个大自然里，有天然的世界，天然的岁月，天然的大地，天然的哲学，天然的美学，天然的文学，天然的教育，天然的传承，天然的祝福。这个“天然”，也许就是“天意”。而“天意”，在我看来，就是“如意”，“吉祥如意”就是从此而来。

而作为一本书的《农历》，它首先是一个祝福，对岁月的，对大地的，对恩人的，对读者的。同时，我还在想，小说是要为现实负责，但更应为心灵服务，就像“点灯时分”，把灯点亮才是关键，至于用哪个厂家出产的火柴，并不是十分需要考究的。

“农历”的品质是无私，是奉献，是感恩，是敬畏，是养成，是化育。一个真正在“农历”中自然长大的孩子，他的品行已经成就。反过来，做父母的要想让孩子养成孝、敬、惜、感恩、敬畏、爱的品质，就要懂得“农历”，学会“农历”，应用“农历”。“农历”是一个大课堂，它是一种不教之教。就像一个人，当他一旦踏上有轨列车，就再也不需要惦记走错路，列车自会把它送到目的地，因为它是“有轨列车”。“农历”就是这个“轨”，它既是一条人格之轨，也是一条祝福之轨，更是一条幸福之轨。它的左轨是吉祥，右轨是如意。

看完《农历》，读者就会知道，其中的十五个节日，每个都有一个主题，它是古人为我们开发的十五种生命必不可少的营养素，也是古人为后人精心设计的十五种“化育”课，古人早就知道，“化育”比“灌输”更有用，“养成”比“治疗”更关键。

因此，关于《农历》，我说过这样一段话——

奢望着能够写这么一本书：它既是天下父母推荐给孩子读的书，也是天下孩子推荐给父母读的书；它既能给大地增益安详，又能给读者带来吉祥；进入眼帘它是花朵，进入心灵它是根。我不敢说《农历》就是这样一本书，但是我按照这个目标努力了。

目录

代序

想写一本吉祥之书 / 1

元宵 / 1

干节 / 13

龙节 / 36

清明 / 60

小满 / 74

端午 / 92

七巧 / 106

中元 / 125

中秋 / 161

重阳 / 179

寒节 / 194

冬至 / 211

腊八 / 233

大年 / 247

上九 / 294

附录

望 / 334



元宵

六月在外边玩回来时，娘正端了爹的红泥小火炉往厨房里走。六月问，娘你把火炉端到厨房里干啥？娘说，打个寒气。六月跟到厨房，五月在洗蒸笼。看见六月从门里进来，五月说，咋不在别人家点完灯盏再回来？六月说，你管不着。五月停下手中的活，回头看着六月说，你说啥？六月说，我又不是你女婿，管得宽。五月就做了一个扑的姿势，六月一闪躲到娘的身后。娘说，别闹，快帮你姐洗笼。五月说，才不让他帮呢。六月说，谁爱帮啊，除非八抬大轿来抬。娘扑哧一声笑了，好大的架子啊，说着从灶膛夹了几块木炭到火炉，端到面案下。六月才看见深红色的杏木面案上卧着一大团荞面，胖娃娃一样，要多暄有多暄。他就有一个懊悔从心里升起：天天盼着正月十五到来，不想真来了时，却让自己玩忘了。

给娘帮个忙行不行？六月说，当然行。那就去上房里给我们拿木凳。六月应声而去，不到一个哈欠的工夫，把三条木凳都扛来了。娘把木凳放在面案前，和五月围炉坐了。六月说，我也要捏。娘说，欢迎啊。五月说，先把爪子洗净再说。六月就飞出去到上房里拿了一个脸盆来，从水缸舀了水洗手，然后擦都没顾上擦就凑到面案前。只见那个大胖娃娃已经变成了几排小面仔，队伍一样整装待发。一个小面仔正跟着娘的双手在面案上刷刷刷地欢

腾，一下，又一下，一个小茶碗一般的灯坯就脱胎了。这让六月暗暗叫绝，让人觉得娘的手已不再是手，而是一个神奇的灯模。五月学着娘的样子捏，已经有些捏家的味道了，但和娘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，不是面跟在手上，而是手跟在脸上；声音也是瓷瓷的，就像一个还没有熟好的杏子，有点涩，而娘的已经熟透了。六月想，这个“透”，也许就是娘和姐的区别。

看着娘和五月捏了几个之后，六月也拿了一小团面学着捏，当一团面在他的手中渐渐变成一个灯坯时，六月体会到了一种创造的美好。六月突然想，为啥单单要在今天才捏灯盏呢？如果天天捏该多好啊！正要问娘时，娘却让他算算一共需要捏多少。六月就停下手中的活，把眼珠子当算盘珠子，骨碌碌地一转，又一转，说，三十。娘说，那就三十六。六月问娘，为啥三十六？娘说，到时你就知道了。六月说，你就现在说嘛，把人牙都等长了。娘说，你猜呢？六月说，莫不是给五月女婿的？五月一下子羞红了脸，说，娘你管管你家儿子。娘开心地笑着说，那你得先给你姐找一个啊。娘！五月有点生气了。六月说，你不是已经给地地答应了嘛——哎哟——六月的腿梁上挨了一脚。六月龇了一下牙，做出甘愿承受的样子说，得罪了本大人，到时不下马，看你咋办？娘笑着说，那还真不好办，所以五月你要早早地巴结着点六月。娘！五月的两个脸蛋红得要破。娘装作没听见，接着说，德成姐出嫁时，德成不知哪一根筋抽了，还真骑在马上不下来，大小总管轮流下话，他就是不下马，可把新女婿整了个够。六月听着，脸上就浮上一层水彩，那是一个娘家兄弟的威风。偷偷地瞥五月，五月虽然面子上生着气，但目光已经全是巴结了。谁想五月突然换了轻松的口气说，假如我不嫁人呢？六月心里一惊，那倒真没地方治她了。就在这时，另一个喜悦却浮上心头，不嫁人当然好啊，这不是本大人一直盼望的吗？

不一会儿，面案上就蹲满了憨憨的主灯坯。主灯每个人的都一样，六月感兴趣的是副灯，因为副灯是生肖，生肖多有趣。在六月早就开始了的倒计

数声中，第三十六个主灯在五月的手里完成了。

接着捏副灯。六月属蛇，娘就捏一个蛇；五月属兔，姐就捏一个兔；爹属虎，娘就捏一个虎；娘属鸡，姐就捏一个鸡；过世的爷爷属牛，娘就捏一个牛；奶奶属羊，姐就捏一个羊。娘给六月捏完蛇，六月让娘给他再捏一个。娘说，不行的，一个人只能两盏灯。六月问，为啥只能两盏灯？娘说，你奶奶说每个人一辈子一直有两盏灯跟着，一盏人人都一样，一盏不一样，所以要捏两盏灯。六月愣了一下，说，我咋看不见？娘说，所以才点明心灯。六月问，啥叫明心灯？娘说，咱们捏的就是明心灯。六月说，明心灯一点就能看见那两盏灯了？娘说，对，只要你心诚。六月就抬头看窗外，催促太阳动作快一点，早点回家歇着去。

捏奶奶的灯时，娘问六月，知道人是咋来的吗？六月说，当然是娘生的。娘说，是娘生的没错，我是说最早的呢？六月说，最早的也是娘生的啊。娘说，既然是最早，哪里来的娘呢？六月就停下手中的活，不解地看着娘。五月说，我知道了，娘是说生最早的那个娘的娘是咋来的。娘欣赏地看了一眼五月，说，对，你奶奶说最早的那个人既不是娘生的，也不是爹养的，而是老天爷捏的，就像我们这样捏灯盏一样，然后噗地吹了一口气，那个小人儿就像雪花一样飘到人间来。常言说，人活一口气，就是这么来的。你看人一刻也不能不喘气儿，对不对？六月说，如果不喘气呢？五月就咯咯咯地笑，这还要问，不喘气不就死了。六月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大问题，有点担心起来，假如某一天这气跑掉呢，就像娘正蒸馒头，蒸得气腾腾的，他忍不住把锅盖一揭，就像他正睡觉，睡得热腾腾的，姐突然把被子一揭。

一想到睡觉，六月更加紧张起来，这人睡着之后怎么能保证那气不跑掉呢？娘说，这你不用担心，假如你是一个好人，一个对世道有用的人，老天爷就不会收去那口气，假如你是一个坏人，一个对世道无用的人，老天爷就让阎罗王派黑白无常来收气了。六月说，是不是“向阳门第春常在，积善之家庆有余”？娘说，这个娘不懂，你去问你爹。六月没有去问爹，他的脑海里出现了

两个人，一个黑，一个白，提着一个气篮子，走村串户地收气。那些做了好事的人家把大门敞开着，他们只是探头看看就过去了；做了坏事的人家尽管大门紧关着，他们却嗖地一下穿墙而过，只见他们按住坏人的脑袋，把气帽一拧，只听倏的一声，那人就瘪了。

六月问娘，捏灯盏为啥单单用荞面？娘说，荞面是灯命。六月问，为啥荞面是灯命？娘说，你看那荞麦，秆子是灯红色，花也是灯红色，还有那穗子，就像一个个红灯笼。听娘这么一说，六月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。在粮食里面，荞麦最好看了。每年荞麦花开的季节，漫山遍野都是灯红色，蜜蜂嗡嗡地悬在上面，热闹得让人觉得荞麦家在过喜事儿。娘说，知道这荞麦是咋来的吗？五月和六月说不知道。娘说，这荞是一个姑娘的名字，她是观音菩萨的一个女弟子，非常漂亮，也非常聪明，却是个瞎子。一个大阴天的晚上，她从观音菩萨那里上完课回去时，观音菩萨让掌灯师拿来一个灯笼让她打上。荞说瞎子打灯笼有啥用。观音菩萨说你是瞎子，但别人看见灯笼可以让开你啊。荞觉得师父说得有道理，就打了。不想路上还是和一个和尚撞上了，她摸着撞痛的额头，有点生气地说，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手里的灯笼吗？那个和尚说，你灯笼里的灯早已灭了。就在那一刻，荞的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，她开悟了。知道那个撞她的人是谁吗？五月和六月说不知道。娘说，就是观音菩萨。观音菩萨给荞说，任何外面的光明都是不长久的，靠不住的，一个人得有自己的光明。荞才知道师父的良苦用心，为了报答师父，就发愿投生为荞麦，来到世上，做众生的明心灯。六月说，那荞啥时才能回去呢？娘说，等天下所有人都找到自己的光明她就回去了。六月说，如果她回去我们拿啥做明心灯呢？娘说，所以她就不回去。六月觉得荞有点傻。

捏好灯坯，娘开始用剪刀剪灯衣。一转一圈儿，一转一圈儿，几圈下来，灯就穿了一身花裙子。五月从卯子家借了一把剪刀来。六月要剪，五月不

给，二人就争。娘说，六月你去后院让你爹把麦秆取来给我们做灯捻吧，你去年做的灯捻你爹还夸奖呢。六月还是要剪，娘就把剪刀给六月，说，那你可要剪好，不然月神不验收。剪刀却在六月手里不听话。六月看着五月的那把小，要和五月换，五月不肯。六月说，娘刚才说过，做坏事的人黑白无常要来收气的。五月说，我又没有做坏事。六月说，不给我换剪刀就是坏事。五月说，强要别人手里的剪刀才是坏事呢，不听娘的话才是坏事呢，爹不是说过，百善孝为先，万恶淫为首嘛。六月的心里打过一个闪，心想，自己刚才没听娘的话，也许真是坏事。看娘，娘不在屋里。六月以为娘生他的气了，就扔下手里的剪刀，到院子里找娘。

娘正扛了梯子往后院走。六月撵上前去问，娘你扛梯子去干啥？娘没有接他的话，问他咋不剪灯衣了，这么快就厌烦了？六月说，我还是给咱们做灯捻吧。娘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，有点不相信地说，为啥又要做灯捻？六月笑笑，没有回答。娘把梯子靠着崖面放了，让六月上去从蜂窝里取麦秆。六月二话没说，十分敏捷地攀上梯子，从窝里取出麦秆。下来，六月问娘，为啥要把麦秆放这么高？娘说，敬神的东西，放在低处就弄脏了。六月说，麦秆咋能敬神呢？娘说，麦秆本身不能敬神，但做了灯捻就能敬神了。六月就觉得这麦秆一下子神圣起来。

到了厨房里，娘把麦秆剪成火柴棍那么长，取出新棉花，让六月往上面缠。六月做得果然比剪灯衣得心应手，不一会儿，一排可爱的灯捻就并排躺在碟子里。

缠着缠着，六月的问题又来了。为啥要在麦秆上缠了棉花才能当灯捻？娘说，因为棉花吸油。六月说，为啥棉花就吸油，麦秆自己不能吸吗？娘说，你为啥就这么多的问题呢？六月又问，为啥只有吸了油才能着呢？娘就咳的一声笑了，说，这老天爷就造了这么一个理，你去问他。六月想想也对，一问老天爷不就啥都知道了吗？可是到哪里去找老天爷呢？天上吗？可是哪里

有登天的梯子呢？自家的那个梯子显然太低了，连梨树上稍微高一些的梨都够不着。

莫非这老天爷每天没事干，专门坐在那儿皱着眉头造理儿？那天堂里的理肯定多得放都放不下了，都溢出来了，溢得遍地都是。比如阎罗王专收那些坏人的气，比如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盏灯。想到这里，六月的另一个问题又来了，既然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盏灯，那老天爷噗地一吹不就灭了？问娘。娘说，那两盏灯是吹不灭的。六月说，世界上还有吹不灭的灯？

晚饭前，娘让五月和六月给卯子家送六个灯盏。六月问，为啥要给卯子家送灯盏？娘说，因为卯子家今年有孝。六月问，啥叫有孝？娘说，有孝就是家里过世了老人还没有过三年。六月问，没有过三年为啥就不能做灯盏？娘说，老古时留下来的规程，有孝的人不但三年内不能做灯盏，还不能嫁女儿，不能娶媳妇，不能贴红对联，不能唱戏，如果是大孝子还不能吃肉，不能杀生，如果是更大的孝子还要每天做一件好事，一直做三年。六月说，是不是我爹写的那句话，“慎终须尽三年孝，追远常怀一片心”？娘说，这个娘不懂，你去问你爹。

六月就去后院问爹，爹一边打扫牛圈一边说，“慎终追远”是曾子的话，意思是一个人要想不做坏事，就要从心里不起做坏事的念头，用你奶奶的话说就是众生畏果，菩萨畏因。这个对联的意思是告诫后人常念先人养育之恩，行孝期间，发大愿心，做大善事，好感动老天爷给过世的先人加分儿，让他投生到好处。六月不懂爹的话，但心里有一个自己的“懂”发生。六月问，那有孝的人家为啥不能做灯盏？爹说，你说呢？六月说，是不是一点灯盏死人就又能活来了？爹笑着看了一眼六月，说，太阳落山又没落，老天爷说话又没说……莫道此生沉黑暗，性中自有大光明。六月又不懂了。六月在心里说，爹啥都好，就这喜欢背古诗词儿的毛病不好。六月想让爹解释一下这些古诗词儿的意思，不想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出现在脑海，想立即给爹说，但又有些怕

爹，就风一样跑回厨房，十分郑重地给娘说，你和我爹一定要等到我娶上媳妇再死。正在擀面的娘惊讶地看了一眼六月，问，为啥？六月说，不然要我等三年，还不把人干急死。

不想死的不是他六月，却是娘。只见娘像中了魔法似的，松开手里的擀杖，两手捂了肚皮，蹲在地上，用后背呼扇呼扇地喘气。五月和六月吓得上前拍着娘的背一个劲地喊娘，才把娘喊过来。等六月听清娘喉咙里的音节，才知道她是在笑呢。娘笑得半天才顺过气来，我这个瓜儿，把娘差点笑死了。六月问娘，你笑啥呢？娘没有回答他，而是接着他刚才的话说，这要看你平时听话不听话，如果不听话，娘就不答应，就让你个碎仔仔干着急。不想六月陡然严肃了神情，用更加郑重的口气说，这事没商量，你不但要等到我娶上媳妇再死，还要等到我儿子娶上媳妇再死，不然要我儿子等三年，还不把我儿子干急死。娘又笑得喘不上气来了。这次六月没有在娘后背上拍，而是背了手扬长而去。走到当院，才意识到自己这样扬长而去是没有目的的，才记起娘刚才才是让他和姐给卯子家送灯盏去呢，却又不好意思回去，好像刚刚和娘红过脸似的，就站在那里等姐端了灯盏出来。

五月和六月出门，地生正从门巷里走过来，手里同样端着一个盘子，里面也是几个灯盏。六月问，干啥去？地生说，给卯子家送灯盏。六月说，你们也给卯子家送灯盏啊？地生说，我们咋不能送，难道只能你们送？六月看了看地生盘子里的灯盏，又看了看自己盘子里的，觉得还是娘和姐捏的好看。

你们也是给卯子家送灯盏吗？六月回头一看，是德成。德成手里是一个碟子，碟子里是两个灯盏。六月在心里说，德成家真小气。德成跑上前来，看了看六月盘子里的灯盏，说你家的灯盏真好看，是你媳妇捏的吧？六月说，是，咋了？德成说，我咋觉得不是你媳妇捏的。六月说，那你说是谁捏的？德成说，我咋觉得像是你媳妇生的。五月骂德成死狗。六月说，是我媳妇生的又咋了？五月急得喊六月闭嘴。六月说，你有本事也让你媳妇生一个出来。

德成说，我媳妇生的已经在我身边走着呢。啪！德成的后脖颈里就挨了地生一巴掌。德成伸手摸着后脖颈，歪着头，龇牙咧嘴地看着地生说，我吃了你们家的还是喝了你们家的？地生说，比吃了我们家的喝了我们家的还严重，知道我为啥揍你吗？德成用又一个龇牙咧嘴作了回答。地生说，别看人家六月人小，辈分却是我们的爷呢，你咋能说人家是你媳妇生的呢，你小子不怕雷殛头？德成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一边摸着后脖颈，一边讪讪地看了六月一眼，算是认了错。六月做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，端了身架，真像个爷了。

到卯子家一看，六月就觉得死人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卯子家的面案被各式各样的灯盏放满了。卯子娘眼睛红红的，说你们都这么有心。说着接过他们手里的盘子和碟子，往面案上拾灯盏，往回递盘子时，眼泪就出来了。五月六月看着，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感动，一下子觉得他们的此行有了无比重大的意义，再看房门上爹写的对联“慎终须尽三年孝，追远常怀一片心”时，又有一个新的“懂”从心里生起。

往出走时，六月再次回头看了一眼卯子家的面案，觉得放满了灯盏的面案就是爹讲的大同世界。

卯子娘亲自把他们送到大门口，说，谢谢几位小掌柜。六月带头说，不谢不谢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纯粹是掌柜的口气。

吃完荞麦长面，月亮已经到院墙头上了。爹让五月和六月抓紧收拾，开始献月神。二人就迅速洗了手脸，六月往院子里抱供桌，五月拿盘子往出端灯盏。献月的灯盏必须是最周正的，爹和娘刚才已经挑好了。供桌必须用清水洗三遍，五月已经洗过四遍；盘子也要拿清水洗三遍，六月洗了五遍；供桌必须放在当院，六月拿尺子量了六遍。在娘蒸灯盏时，他们已经把这些活干好了，这些规程，他们去年就已经掌握了。

六月把供桌放在院心，左挪挪右挪挪，最后认定是那个“当”了，就开始往上面拾灯盏。拾好灯盏，五月已经从厨房里端了半碗清油来。二人就拿小勺

子往灯眼里添。说是灯眼，其实是一个窝儿，半个鹌鹑蛋那么大的一个窝儿，正好能盛一勺油。看着红润红润的胡麻清油开心地流到灯眼里，六月觉得他的心也是一个灯盏。

准备就绪，月亮恰好到当院。六月没有想到点灯会这么不容易，按照爹以前的做法，他先点着一个公捻，然后再点每个灯。不想一个公捻都快着完了，那些灯捻却无动于衷。六月突然想，这些灯捻为啥非要人点呢，为啥不自己着起来呢？问五月，五月说，就你问题多，快点灯，不然错过月亮了。但六月努力了半天，还是连一个灯都没点着。去后院问爹。爹让他把灯捻顶头的棉花撕出几绺来，就能点着了。六月回到供桌前，按爹说的做了，果然一下子就点着了。心里不禁生出对爹的佩服来。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秘密爹知道，他却不知道。他仿佛看到有无数的秘密隐约在四面八方向他做鬼脸。

但很快，这些纷乱的想法就被一束束火苗代替。六月手里的公捻走过，一个个灯盏就睡醒似的，次第睁开眼睛。当供桌变成一个灯海时，六月说磕头吧，五月说磕头吧，二人就磕。天上的嫦娥就笑了，六月听见嫦娥在说，你看那个院子里有两个会磕头的灯盏。月神说，我早看见了，他们一个叫吉祥，一个叫如意，说着，从她身边的篮子里抓了一把桂花撒下来，只见那桂花在空中呼地一下变成五彩花雨，飘飘洒洒，落在他们头上、身上、屁股上，直给屋子、院子、村子苦了一个花被面儿。接着，吴刚又把他手中的酒坛倾了一下，又有无数溢满酒香的水流从天而降，直把他和姐的小身子浇透了，也把整个世界浇透了。

天有点冷，地有些凉，但姐弟二人没怎么觉得，静静地跪在桌前会供。没有风，一个个灯盏像婴儿似的偎在娘一样的月光里。恍惚间，六月发现有一种神秘的交往在灯和月之间进行。接着他又发现每个灯里都是怀着一个月亮的。六月想立即把这两大发现告诉五月，但五月专注的神情拒绝了他。六月才把刚才的问题忘了，就发现了另一个问题——眼前的五月极像一盏灯，或者就是一盏灯，在一个他难以明确的地方也有那么一碗油，有那么一个灯